

宋史

---

宋史

●卷三百四十六 列传第一百五

○陈次升 陈师锡 彭汝砺（弟汝霖 汝方） 吕陶 张庭坚 龚夬 孙谔 陈轩 江公望 陈祐 常安民

陈次升，字当时，兴化仙游人。入太学，时学官始得王安石《字说》，招诸生训之，次升作而曰：“丞相岂秦学邪？美商鞅之能行仁政，而为李斯解事，非秦学而何？”坐屏斥。既而第进士，知安丘县。转运使吴居厚以聚敛进，檄尉罔征税于远郊，得农家败絮，捕送县，次升纵遣之。居厚怒，将被以文法，会御史中丞黄履荐，为监察御史。

哲宗立，使察访江、湖。先是，蹇周辅父子经画江右盐法，为民害，次升举劾之。还言：“额外上供之数未除，异日必有非法之敛，愿从熙宁以来创行封椿名钱悉赐豁免。又役法未定，人情荧惑，乞速定差雇及均数之等，先为之节而审行之。”提点淮南、河东刑狱。

绍圣中，复为御史，转殿中。论章惇、蔡卞植党为奸，乞收还威福之柄。禁中火，彗出西方，次升请修

德求言，以弭天变。掖庭鞠厌魅狱，次升言：“事关中宫，宜付外参治。今属于阉寺之手，万一有冤滥，貽后世讥。”济阳郡王宗景请以妾为妻，论其以宗藩废礼，为圣朝累。

初，惇、卞以次升在元祐间外迁，意其不能无怨望，卞又与同乡里，故延置宪府，欲使出力为助，挤排众贤；而一无所附。时方编元祐章疏，毒流搢绅。次升言：“陛下初即位，首下诏令，导人使谏；亲政以来，又揭敕榜，许其自新。今若考一言之失，致于谴累，则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，后之敕榜适所以诳天下，非所以示大信也。”又论卞客周種贪鄙，郑居中儉佞。由是惇、卞交恶之，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颜致己意，尝以美官。次升曰：“吾知守官而已，君为天子卿士，而为宰相传风旨邪？”惇、卞益不乐，乘间白为河北转运使，帝曰：“漕臣易得耳，次升敢言，不当去。”更进左司谏。

宣仁有追废之议，次升密言：“先太后保佑圣躬，始终无间，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。”帝曰：“卿安所闻？”

---

对曰：“臣职许风闻，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。”吕升卿察访广南，次升言：“陛下无杀流人之意，而遣升卿出使。升卿资性惨刻，喜求人过，今使逞志释憾，则亦何所不至哉？”乃止不遣。

次升累章劾章惇，皆留中。帝尝谓曰：“章惇文字勿令绝。”次升退告王巩，巩曰：“君胡不云：谏臣，耳目也；帝王，心也。心所不知，则耳目为之传达；既知之，何以耳目为？”居数日，复入见，帝申前旨，乃以巩语对。帝曰：“然。顾未有代之者尔。”讫不克去。京师富家乳婢怨其主，坐儿于上而嵩呼者三。逻系狱。次升乞戒有司无得观望。帝问大臣何谓，蔡卞曰：“正谓观望陛下尔。”诬其毁先烈，拟谪监全州酒税，帝以为远，改南安军。

徽宗立，召为侍御史。极论惇、卞、曾布、蔡京之恶，窜惇于雷，居卞于池，出京于江宁。迁右谏议大夫。献体道、稽古、修身、仁民、崇俭、节用六事，言多规切。崇宁初，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，降集贤殿修撰，继又落修撰，除名徙建昌，编管循州，皆以论京、

---

卞故。政和中，用赦恩复旧职。卒，年七十六。

次升三居言责，建议不苟合，刘安世称其有功于元祐人，谓能遏吕升卿之行也。它所言曾肇、王觐、张庭坚、贾易、李昭玘、吕希哲、范纯礼、苏轼等，公议或不谓然。

陈师锡字伯修，建州建阳人。熙宁中，游太学，有俊声。神宗知其材，及廷试，奏名在甲乙间，帝偶阅其文，屡读屡叹赏，顾侍臣曰：“此必陈师锡也。”启封果然，擢为第三。调昭庆军掌书记，郡守苏轼器之，倚以为政。轼得罪，捕诣台狱，亲朋多畏避不相见，师锡独出钱之，又安辑其家。

知临安县，为监察御史。上言：“宋兴，享国长久号称太平者，莫如仁宗，切考致治之本，不过延直言，御群下，进善退邪而已。明道中，亲览万几，见政事之多辟，辅佐之失职，自吕夷简、张耒、夏竦、陈尧佐、范雍、晏殊等，一日罢去。宝元初，冬雷地震，用谏官韩琦之言，王随、陈尧佐、韩亿、石中立同时见黜。其后，不次擢用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，以成庆历、

---

---

嘉祐之治。愿稽皇祖纳谏、御臣之意，以兴治功。”帝善其言。

时诏进士习律，师锡言：“陛下方大闡学校，用经术训迪士类，不应以刑名之学乱之。夫道德，本也；刑名，末也。教之以本，人犹趋末，况教之以末乎？望追寝其制，使得悉意本业。”用事者谓倡为说，出知宿迁县。

元祐初，苏轼三上章，荐其学术渊源，行己洁素，议论刚正，器识靖深，德行追踪于古人，文章冠绝于当世。乃入为秘书省校书郎，迁工部员外郎，加秘阁校理，提点开封县镇。建言：“铨法，选人用举者迁升，而岁有定额。今请托者溢数，而寒畯有不足之患，请为之限约。”畿内将官苛惨失士心，方大阅，群卒哗噪，将吏莫知所为。师锡驰至军，推首恶者致诸法，按阅如初，而劾斥其将，县人叹服。枢密院犹以事不先白为罪，罢知解州。历考功员外郎，知宣州、苏州。

徽宗立，召拜殿中侍御史。疏言：“元丰之末，

中外汹汹矣。宣仁圣后再安天下，委国而治者，司马光、吕公著尔。章惇诬其包藏祸心，至于追贬。天相陛下，发潜继统，而惇犹据高位，光等赠谥未还，墓碑未复。愿早摅宸略，以慰中外之望。”

蔡京为翰林学士，师锡言：“京与弟卞同恶，迷国误朝。而京好大喜功，锐于改作，日夜交结内侍、戚里，以觊大用。若果用之，天下治乱自是而分，祖宗基业自是而隳矣。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，邓洵武内行污恶，搢绅不齿，岂可滓秽史笔？向宗回、宗良亦阴为京助。是皆国之深患，为陛下忧，为宗庙忧，为贤人君子忧。若出之于外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帝曰：“此于东朝有碍，卿为我处之。”对曰：“审尔，臣当具白太后。”遂上封事言：“自昔母后临朝，危乱天下，载在史册，可考而知。至于手书还政，未有如圣母，退抑谦逊，真可为万世法。而蔡京阴通二向，妄言宫禁预政，以诬圣德，不可不察也。”

诏索秘阁图画，师锡言：“《六经》载道，诸子言理，历代史籍，祖宗图画，天人之蕴，性命之妙，治乱

---

---

安危之机，善恶邪正之迹在焉。望留意于此，以唐山水图代《无逸》为监。”

俄改考功郎中，师锡抗章言曰：“臣在职数月，所言皆当今急务。若以为非，陛下方开纳褒奖；若以为是，则不应遽解言职。如蔡京典刑未正，愿受窜贬。”于是出知颍、庐、滑三州。坐党论，监衡州酒；又削官置郴州。卒，年六十九。师锡始与陈瓘同论京、卞，时号“二陈”。绍兴中，赠直龙图阁。

彭汝砺，字器资，饶州鄱阳人。治平二年，举进士第一。历保信军推官、武安军掌书记、潭州军事推官。王安石见其《诗义》，补国子直讲，改大理寺丞，擢太子中允，既而恶之。

御史中丞邓綰将举为御史，召之不往；既上章，复以失举自列。神宗怒，逐綰，用汝砺为监察御史里行。首陈十事：一正己，二任人，三守令，四理财，五养民，六振救，七兴事，八变法，九青苗，十盐事。指撻利害，多人所难言者。又论吕嘉问市易聚敛非法，当罢；俞充谄中人王中正，至使妻拜之，不当检正中书五

---

房事。神宗为罢充，诘其语所从，汝砺曰：“如此，非所以广聪明也。”卒不奉诏。及中正与李宪主西师，汝砺言不当以兵付中人，因及汉、唐祸乱之事。神宗不悻，语折之。汝砺拱立不动，伺间复言，神宗为改容，在廷者皆叹服。宗室以女卖婚民间，有司奏罢之。汝砺言：“此虽疏属，皆天家子孙，不可使闾阎之贱得以货取，愿更著婚法。”

元丰初，以馆阁校勘为江西转运判官，陛辞，复言：“今不患无将顺之臣，患无谏诤之臣；不患无敢为之臣，患无敢言之臣。”神宗嘉其忠荃。代还，提点京西刑狱。

元祐二年，召为起居舍人。时相问新旧之政，对曰：“政无彼此，一于是而已。今所更大者，取士及差役法，行之而士民皆病，未见其可。”逾年，迁中书舍人，赐金紫。词命雅正，有古人风。其论诗体四韵事尤力，大臣有持平者，颇相左右，一时进取者疾之，欲排去其类，未有以发。

会知汉阳军吴处厚得蔡确安州诗上之，傅会解释

---

，以为怨谤。谏官交章请治之，又造为危言，以激怒宣仁后，欲置之法。汝砺谓此罗织之渐也，数以白执政，不能救，遂上疏论列，不听。方居家待罪，得确谪命除目草词，曰：“我不出，谁任其责者。”即入省，封还除目，辩论愈切。谏官指汝砺为朋党，宣仁后曰：“汝砺岂党确者，亦为朝廷论事尔。”及确贬新州，又须汝砺草词，遂落职知徐州。初，汝砺在台时，论吕嘉问事，与确异趣，徙外十年，确为有力。后治嘉问它狱，以不阿执政，坐夺二官。至是，又为确得罪，人以此益贤之。

加集贤殿修撰，入权兵、刑二部侍郎。有狱当贷，执政以特旨杀之，汝砺持不下。执政怒，罚其属。汝砺言：“制书有不便，许奏论。汝砺属又何罪？”遂自劾请去，章四上。诏免属罚，徙汝砺礼部，真拜吏部侍郎。

哲宗躬听断，修熙宁、元丰政事，人皆争献所闻，汝砺独无建白。或问之，答曰：“在前日则无敢言，于今则人人能言之矣。”进权吏部尚书。言者谓尝附会刘

---

---

摯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。未行，章数上，又降待制、知江州。将行，哲宗问所欲言，对曰：“陛下今所复者，其政不能无是非，其人不能无贤否。政惟其是，则无不善；人惟其贤，则无不得矣。”

至郡数月而病去。其遗表略云：“土地已有余，愿抚以仁；财用非不饶，愿节以礼。佞人初若可悦，而其患在后；忠言初若可恶，而其利甚博。”至于恤河北流移，察江南水旱，凡数百言。朝廷方以枢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，乃以告赐其家。年五十四。

汝砺读书为文，志于大者，言动取舍，必合于义，与人交，必尽诚敬。兄无子，为立后，官之。少时师事桐庐倪天隐，既死，并其母妻葬之，且衣食其女。同年生宋涣死，经理其后，不啻如子。所著《易义》、《诗义》、《诗文》凡五十卷。弟汝霖、汝方。

汝霖字岩老。第进士，以曾布荐，为秘书丞，擢殿中侍御史，由是附布。时绍述之论复兴，都水丞李夷行乞复诗赋，汝霖劾之。韩忠彦议权合祭，汝霖言其非礼。迁侍御史。门下侍郎李清臣与布异，布先讽江公望

---

---

使击之，将处以谏议大夫，公望弗听。汝霖竟逐清臣，果得谏议。

鞫赵谔反狱，穷其党与。元祐祸再兴，吴材、王能甫排斥不已，汝霖言：“诸人罪状，已经绍圣出削，案籍具在，但可据以行，不必候指名弹击。”于是司马光以下复贬。布失位，汝霖罢知泰州，又谪濮州团练副使。后以显谟阁待制卒。

汝方字宜老。以汝砺荫为荥阳尉、临城主簿。汝砺卒，弃官归葬。丰稷留守南京，辟司录。宣和初，通判衢州，使者疏其治状，擢知州事。

方腊起睦之青溪，与衢接境。寇至，无兵可御，众望风奔溃。汝方独与其僚段约介守孤城，三日而陷，骂贼以死，年六十六。徽宗褒叹之，超赠龙图阁直学士、通议大夫，谥曰忠毅，官其家七人。

吕陶，字元钧，成都人。蒋堂守蜀，延多士入学，亲程其文，尝得陶论，集诸生诵之，曰：“此贾谊之文也。”陶时年十三，一坐皆惊。由是礼诸宾筵。一日，同游僧舍，共读寺碑，酒阑，堂索笔书碑十纸，行

---

---

断句阙，以示陶曰：“老夫不能尽忆，子为我足之。”陶书以献，不缪一字。

中进士第，调铜梁令。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，弟壮，诉官不得直，贫至庸奴于人。及是又诉。陶一问，三人服罪，弟泣拜，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。陶晓之曰：“三姊皆汝同气，方汝幼时，适为汝主之尔；不然，亦为他人所欺。与其捐半供佛，曷若遗姊，复为兄弟，顾不美乎？”弟又拜听命。

知太原寿阳县。府帅唐介辟签书判官，暇日促膝晤语，告以立朝事君大节，曰：“君廊庙人也。”以介荐，应熙宁制科。时王安石从政，改新法，陶对策枚数其过，大略谓：“贤良之旨，贵犯不贵隐。臣愚，敢忘斯义？陛下初即位，愿不惑理财之说，不间老成之谋，不兴疆埸之事。陛下措意立法，自谓庶几尧、舜，然陛下之心如此，天下之论如彼，独不反而思之乎？”及奏第，神宗顾安石取卷读，读未半，神色颇沮。神宗觉之，使冯京竟读，谓其言有理。司马光、范镇见陶，皆曰：“自安石用事，吾辈言不复效，不意君及此，平生

---

闻望，在兹一举矣。”

安石既怒孔文仲，科亦随罢，陶虽入等，才通判蜀州。张商英为御史，请废永康军，下旁郡议，陶以为不可。及知彭州，威、茂夷入寇，陶召大姓潜具守备，城门启闭如平时，因以永康前议上于朝，军遂不废。

王中正为将，蜀道畏，事之甚谨，而其所施悉谬戾，陶奏召还之。李杞、蒲宗闵来榷茶，西州骚动。陶言：“川蜀产茶，视东南十不及一，诸路既皆通商，两川独蒙禁榷。茶园本是税地，均出赋租，自来敷卖以供衣食，盖与解盐、晋矾不同。今立法太严，取息太重，遂使良民枉陷刑辟，非陛下仁民爱物之意也。”宗闵怒，劾其沮败新法，责监怀安商税。或往吊之，陶曰：“吾欲假外郡之虚名，救蜀民百万之实祸。幸而言行，所济多矣。敢有荣辱进退之念哉。”起知广安军，召为司门郎中。

元祐初，擢殿中待御史，首献邪正之辨曰：“君子小人之分辨，则王道可成，杂处于朝，则政体不纯。今

---

蔡确、韩缜、张璪、章惇，在先朝，则与小人表里，为贼民害物之政，使人主德泽不能下流；在今日，则观望反覆，为异时子孙之计。安燾、李清臣又依阿其间，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。昔者负先帝，今日负陛下。愿亟加斥逐，以清朝廷。”于是数人相继罢去。

时议行差役，陶言：“郡县风俗异制，民之贫富不均，当此更法之际，若不预设防禁，则民间虽无纳钱之劳，反有偏颇之害。莫若以新旧二法，裁量厥中。”会陶谒告归，诏于本道定议。陶考究精密，民以为便。还朝，遂正两路转运使李琮、蒲宗闵之罪；又奏十事，皆利害切于蜀者。

苏轼策馆职，为朱光庭所论，轼亦乞补郡，争辨不已。陶言：“台谏当徇至公，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。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，光庭乃其门人，故为报怨。夫欲加轼罪，何所不可，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，恐朋党之敝，自此起矣。”由是两置之。

陶与同列论张舜民事不合，傅尧俞、王岩叟攻之，太皇太后不纳，迁陶左谏议，继出为梓州、淮西、成都

---

路转运副使。入拜右司郎中、起居舍人。大臣上殿，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，陶曰：“屏左右已不可，况史官乎？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，是所言私也。”诏定为令。迁中书舍人。奏使契丹归，乞修边备。哲宗喜曰：“臣僚言边事，惟及陕西，不及河北。殊不知河北有警，则十倍陕西矣！卿言甚善。”进给事中。

哲宗始亲政，陶言：“太皇保祐九年，陛下所深知，尊而报之，惟恐不尽。然臣犹以无可疑为疑，不必言而言，万一有奸邪不正之谋，上惑渊听，谓某人宜复用，某事宜复行，此乃治乱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俄以集贤院学士知陈州，徙河阳、潞州，例夺职，再贬库部员外郎，分司。徽宗立，复集贤殿修撰、知梓州，致仕。卒年七十七。

张庭坚，字才叔，广安军人。进士高第，调成都观察推官，为太学《春秋》博士。绍圣经废，通判汉州。入为枢密院编修文学，坐折简别邹浩免。徽宗召对，除著作佐郎，擢右正言。帝方锐意图治，进延忠鯁，庭坚与邹浩、龚[Z050]、江公望、常安民、任伯雨皆在谏

---

列，一时翕然称得人。

庭坚在职逾月，数上封事，其大要言：“世之论孝，必曰绍复神考，然后谓孝。夫前后异宜，法亦随变，而欲纤悉必复，然则将敝于一偏，久必有不利于民而招怨者，如此而谓之孝，可乎？司马光因时变革，以便百姓，人心所归，不为无补于国家；陈瓘执义论诤，将以去小人，士论所推，不为无益于宫禁。乞尽复光赠典以悦人心，召还瓘言职以慰士论。又士大夫多以继志述事劝陛下者，臣恐必有营私之人，欲主其言以自售，谓复绍先烈非其徒不可，将假名继述，而实自肆焉。今远略之耗于内者，弃不以为守，则兵可息；特旨之重于法者，删不以为例，则刑可省。近以青唐反叛，弃鄯守湟。既以鄯为可弃，则区区之湟，亦安足守？臣谓并弃湟州便。”庭坚言论深切，退辄焚稿。

是时，议者往往指元祐旧臣在廷者太多。庭坚为帝言司马光、吕公著之贤，且曰：“陛下践阼以来，合人心事甚众，惟夫邪正殊未差别。如光、公著甄叙，但用赦恩，初未尝别其无罪也。”又荐苏轼、苏辙可用，

---